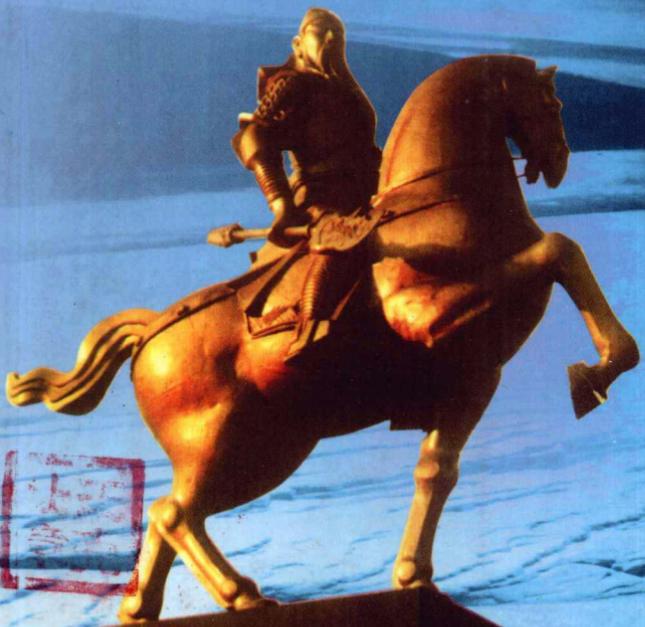


HEDONG WENSHI

山西省运城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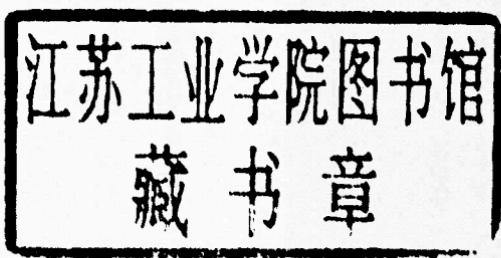
河東文史



第叁
辑

河东文史

(第三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山西省运城市委员会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

封面设计 裴川石（山西平陆人，现为《运城日报》主任编辑，中国地市报新闻美术委员会委员、评委，中国包装协会设计委员会个人资格会员，运城市书法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封面题字 贾起家（笔名砚田，山西夏县人，中国书协理事，中国文联牡丹书画艺术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国家二级美术师。）

《河东文史》第三辑

山西省运城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编

山西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印刷

二〇〇六年四月印刷

850×1168mm 1/32开本 11.0625印张 277.5千字

印数：1—3000册 工本费：28.00元

山西省运城市内部图书准印证（2005）第049号

HEDONG

WENSHI



《河东文史》编审人员

主 审 安永全

副主审 李玉燕 王 琦 王七庚 史海涌

王正选 杨泽生 薛靛民 孟昭民

主 编 马志勇

副主编 马国跃 刘 辉

编 辑 郝仰宁 富平宁 侯天保 卫亚敏

目 录

抗日烽火

恶战中条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纪实 韩生泉 (1)

垣曲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

..... 新建邦 周集锋 高中民 (14)

抗日烽火遍盐湖

——盐湖区抗日武装斗争纪实 张振华 (27)

绛县抗战堡垒——槐泉村 王传福 王传礼 (50)

西北军东征第一捷 阎海燕 (56)

“六六”战役纪实 富平宁 (60)

抗日英雄

喋血普济桥畔

——记“6·6事变”中牺牲的著名作家柳乃夫同志

..... 闻道 兰克 (76)

忠骨回还

——记抗日将领石作衡 张增才 陈蕴 (85)

战斗的青春年华

——李光汉烈士传略 郭玉莲 赵成玉 张向印 (91)

目 录

- 抗日英雄王凤山 郝银魁 屈吉平 (100)
双枪英雄王寿山 杨 肃 (103)
杨振邦和他的抗日游击队 尹泽梅 (113)
符先辉“三下中条” 王学运 冯天宏 (120)
汾南游击队政委、大队长王斌烈士 王一匡 (125)
抗日英雄刘子良 闻喜县政协文史委 (130)
俯首黎民血沃汾南
——董警吾烈士传略 孙会民 (132)
赵宜轩与稷山县抗日县政府
..... 薛光夏 王志英 杨望久 (138)
革命一家人 解 放 (142)
太原保卫战中的杨维垣将军 王 贵 刘新民 (148)
闻喜抗日三英雄 郭德福 (154)
抗日劫难歌 骆文清 高建中 张希良 (159)

历史回顾

- 杜任之与鲁迅的交往 田茂忠 夏明亮 (163)
当年，八路军从这里东渡 解 放 (166)
智斗日本监工头 韩文轩 (170)
特别行动 梁 柱 (172)
徐向前与运城战役 王志英 张振华 (201)
贺龙短居冯古庄 毛官仁 仪庚德 毛锁锁 毛上虎 (206)

回忆陈赓司令员派遣我们联络云南起义的经过

- 吕永祯 卫亚敏 李贵梅 (209)
全国第一个买汽车的农业社 郝仰宁 李 平 (225)

商界史话

先有新兴油店后有咸阳县

- 记“大门头”李家的商史 李昭淑 (229)
蒲州豪贾张氏 郝仰宁 (233)
闻喜蜜汁煮饼 崔 利 (240)
由开办“复盛和”到转业“晋裕永” 张广业 (250)
运城盐池“四大家族”之王家 夏明亮 王 寅 (254)
周家曲坊与酱菜园 孙茂法 刘震宇 (256)

百年变迁的山西新绛纺织厂

- 许永红 阎安良 杨杰生 (260)
稷山的早期工业 安新明 (262)
芮城商业史话 卫亚敏 (267)

文史探佚

女娲、伏羲与风陵渡凤凰岭及其地域的渊源

- 高建中 卫亚敏 党忠义 刘存才 (277)
中冀阪泉涿鹿辨 张志斌 (286)
智伯与古城 郝仰宁 (293)
司马迁是河津人 任罗乐 王应立 (296)

目 景

乡风民俗

- 河津民间“社火”火红万代 董 波 (304)
绛州鼓乐 新绛县政协学宣文史委 (307)
万荣笑话 郭学功 姚晓菊 (318)
丁和花鼓 王兰英 (322)
稷山琴书 杨志遐 (324)

景观纵横

- 望仙三潭 阎其瑞 (326)
道家仙境堆云洞 夏县堆云洞文管所 (331)
新绛龙兴寺 新绛县政协学宣文史委 (333)
舜帝陵庙 张培莲 (336)
圣天湖——黄土高原第一湖 芮城县政协文史委 (346)

恶 战 中 条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纪实

韩生泉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是黄河天堑的自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在中条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日变策略矛头转向中央军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上日军的进攻，在速度、锐气和威胁程度诸方面均较战略进攻阶段明显减弱，加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在敌后的牵制，以及国民党军队不同程度继续抗战，战争双方的战线保持了相对稳定，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逐渐向保卫占领地转变。为了摆脱困境，日军修正了原来“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立场，指出：“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结果，参与秩序的建设，我们并不予以拒绝”，加紧对国民政府展开诱降活动。

正当日军泥足深陷中国战场，亡华无期，进退维谷之际，其法西斯伙伴德国于1939年9月1日，突然侵占波兰。接着德意法西斯互为呼应，又取得了对英法作战的胜利。在法西斯“伙

伴”暂时胜利的刺激和鼓励下，1940年底，日本政府调整了中国作战指导方针，作出“必须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要求“在1941年秋季以前，改变预定计划，不放松对华压迫，准备在夏秋之际，进行最后的积极作战，力图解决中国事变。”在此期间，竭尽一切手段，尤其是利用国际局势变化，谋求中国事变得到定局。日本军方具体分析了中国战场的态势，认为“山西省由于西面有以延安为根据地的共军，南面黄河两岸有中央军第一战区的军队活动，治安情况极为恶劣，河南、山东两省的治安也不稳定”，“主要占领区域的治安现状，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最差。”而在整个日军占领区内，华北之“晋南是有蒋直系国民党残存的惟一地区”。有鉴于此，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陆相和杉山总长在迅速解决对华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据此，1941年1月30日，日军提出“1941年度的作战，根据当前任务，大致确保现在的占领区，尤其在夏秋季发挥综合战力，对敌施加重大压力。特别期待于在华北消灭山西南部中央军的一战。”（即中条山战役）。

中条山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对我方来说，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就日军而言，得之，既可渡河南下，问津陇海，侵夺中原；又可北上与其在山西的主要占领区相连接，解决心腹之患，改善华北占领区的治安状况。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重地”。

调整兵力日军合围中条山

中条山虽位于山西省境内，但在抗战时期却不是晋绥军的防区，亦不属阎锡山的第2战区管辖。驻守这里的是国民党中央

军，在战区划分上则归之于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第1战区。1938年春，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为减少正面损失，将十数万之众的部队分散于晋南地区，建立防御工事，开展游击作战。日军侵占山西后，为了“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自1938年以来曾13次围攻中条山，但均未得逞。

在中条山的中段（北线）绛县，日军侵入该县后，很快控制了平川村庄，接着就把矛头对准山区抗日军队，但往往遭到抗日军队的沉重打击。最激烈的要算65师邢清忠（绰号邢麻子）师长指挥的牛蛋山争夺战。这次日军进攻牛蛋山的战斗是1939年的6月，共打了3天，日军以飞机的优势和大炮的威力，先后发动9次进攻，均以失败告终。据被日军抓去的苦力（民夫）估计，日伪军死伤至少千人以上，国军195团的官兵也死伤过半。194团一个连原来130余人，战斗结束仅剩3人。但他们守住了阵地，狠狠地打击了日军。

在上述背景下，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日方决心集中兵力进犯中条山，并阴谋策划全歼中国守军。为此，日军“不顾警备地区治安状况的下降”，从华中抽调第17、第33两个师团，配属华北方面军。再由关东军调集飞行第32、第83战队，第3飞行集团主力，在运城、新乡两个机场展开，提供空中配合。接着，日本华北派遣军将其所辖兵力作了适应性调整，编成了参加中条山会战的序列——第1军：第33、第36、第37、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4、第9、第16旅团、军预备队；方面军直辖兵团：第21、第35师团，原配属35师团之骑兵第4旅团一部，第3飞行集团。指挥官：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总兵力约10万余人。

为了配合对中条山的进攻，1941年上半年，日本组织63个大队（相当于7个师团）的兵力，对我国东南沿海首先实施封锁。同时，在正面战场实施了所谓灵活的速战速决的作战，即发

动员豫南、上高战役，并于同年3月，发动了中条山的外围作战。以第36师团发动对第27军作战，打击了集结在晋东南陵川一带的国民党第27军；以第37、第41师团发动对第15军作战，在翼城以南、绛县以东地区袭击了与主力脱离的国民党第15军。准备大举进攻中条山。经过周密的部署，日华北方面军由第1军从山西省方面攻击，直辖第21与第35师团从河南省方面攻击，决心“置作战地区于张马——垣曲一线，分成东西两个地区，把重点始终保持在西部地区”，企图“在正面利用已设阵地及黄河的障碍，以挺进部队切断退路，从两侧地区神速楔入突破敌阵，将敌完全包围，接着以迅速的内部歼灭和反复扫荡，将敌完全围歼”。

从4月底到5月初，日军征调频繁，并制造种种谣言，以此为掩护完成了进攻中条山部署：第36、37、41师团及第3、9独立旅团，伪24师，分布于中条山之绛县、横岭关、闻喜、夏县、安邑、运城、解州、永济、风陵渡、河津及闻喜、夏县以北各地区。第33师团附第4独立旅团分布于阳城芹池、沁水一带。第35、第21师团及伪军张嵒峰、刘彦峰分布于温县、沁阳、博爱、董封、新乡、焦作、高平、长子、陵川等地区。

重新布防蒋氏亲赴第一线

日军在中条山地区积极部署的同时，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往中条山前线视察，在卫立煌的总司令部召集高级将领训话，提出“保守要地，力图持久，奠安内部，争取外援”的指导要领，确定了“加强中条山及潼洛工事，积极训练”的战略原则，并要将军们当面表态，立誓死守中条山。各军长官，群情激昂，纷纷立下铿锵誓言，誓与中条山共存亡。4月中旬，参谋总长何应钦到1战区巡视（时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因拒绝反共摩擦，受胡宗南等人排挤，不见谅于蒋介石，于

1941年春到重庆述职后，借故请假逗留峨嵋山未归）。4月18日、20日，在洛阳的第1战区长官部，何应钦连续两次主持召开了由第1、第2、第5战区军以上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根据各方提供的情报，何应钦判断：“晋南之敌，似逐次夺取我中条山各据点，企图彻底肃清黄河北岸之我军，然后与豫东之敌相呼应，进取洛阳、潼关，以威胁我5战区之侧背，或西向进窥西安。”指示：“为确保中条山，（一）第一步，应相机各以一部由北向南（93军），由东向西（27军），与我中条山阵地右翼各部，合力攻取高平、晋城、阳城、沁水间地区，以恢复29军4月前之态势。（二）第二步，与晋西军及第2、第8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带之敌，而歼灭之。（三）最低限度，亦须能确保中条山。”4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进一步做出日军有从济源、横皋大道进犯垣曲企图的判断，决定：（一）加强阵地工事破坏阻塞主阵地前进道路；（二）先制出击打破敌之攻势；（三）第2战区晋西部队向同蒲、第5战区汜东部队向陇海牵制策应。在上述判断指导下，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7个军进行了相应配置：第9军裴昌会部在豫北重镇济源；第43军赵世钤部在山西南端之垣曲；第17军高桂滋部在绛县地区；第3军唐淮源部、第98军武士敏部在董封镇一带，第15军范汉杰部在高平地区。另以4个军配置于太行、太岳地区，作为策应。

兵刃相见条山中日大会战

1941年5月7日，自感稳操胜券的日军，于傍晚时分突然一齐出动，由东、西、北三面以钳形并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进犯中条山地区。东线，日军原田雄吉中将指挥的第35师团主力、田中久一中将指挥的第21师团一部、以及骑兵第4独立旅团一部，约25000余人，在伪军张嵒峰、刘彦峰部的配合下，沿道清路西段分三路向济源、孟县进犯。西线，日军安达二十三中将指

挥的第37师团主力、井关刃中将指挥的第36师团一部、若松平治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16旅团，约25000人，自闻喜、夏县东南向张店镇进犯。北线，日军清水规矩中将指挥的第41师团及池之上贤吉少将指挥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共约30000余人，以中央突破之闪电战术，由横岭关方面向横垣大道西侧猛攻。东北线，日军樱井省三中将指挥的第33师团一部及独立混成第4旅团一部，约万余人，从阳城方面向董封镇一线攻击。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情报，针对日军分兵合击，袭击我通信联络及各级指挥部，以重兵攻占各交通要点，切断我军联络，各个击破，封锁山口、渡口，逐步紧缩包围圈，完成合击的企图，于会战前，电令各部“以交通线为目标，加紧游击袭破，妨害敌之攻击准备及兵力集中”。但因战区主帅缺位，上述命令未能得到有效组织施行，致使会战开始第2日，因情况剧变，敌之来势极猛，便严令各部“应力保现态势，粉碎敌侵蚀中条山企图，诱敌于有利地带，转取攻势，而夹殄之”。各部仓促应变，分别与各路日军交战，中条山战役正式打响。

中条山国民党守军同日军展开了空前悲壮的殊死搏斗。许多山头阵地被日军飞机轰炸削平，三百里中条山上，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都在怒吼，都在淌血！各集团军总司令以下各级军官都持枪在第一线战壕工事里同日军血战。

空陆并进日军攻陷垣曲城

战斗打响，东线：日军左翼以温县为发起点，先头兵5000以上，骑兵千余，炮20余门，飞机数十架，战、汽、装甲等车共百余辆，沿黄河北岸突进。中央以沁、博为发起点，一股先头千余，循沁济大道西犯，另一股先头2000余人，附炮10余门，向涅掌、紫陵、东逮寨、留村一带猛扑。同时，沁河北岸3000余人，以飞机10余架，炮20余门，强渡沁河。国民党第9军裴

昌会所部在强敌进攻下施行节节防御，节节后退。8日午，即放弃济、孟两地，向西撤退。在全线溃退的形势下，第1战区长官部命令第9军“以主力于封门口北既设阵地，拒止沁、济之敌西犯，以一小部对敌侧击”。第9军部署新编第24师主力、第54师张团守封门一线，第47师和第54师驻王屋的独立第4旅等在孤山一线游击。封门口系日军西进必经之要隘，日军势在必夺，久攻不下，再行增兵。自9日上午激战至10日晨，终为日军攻破。这时，中路日军已于8日晚攻陷垣曲县城后，分兵进攻邵源。长官部命令第9军主力由官阳南渡，以策应河防。11日，日飞机百余架轰炸封锁官阳东西渡口，第54师在遭受重大伤亡后渡至河南，其余各部退至封门口至邵源以北山地。12日，中路日军一部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主力则沿封门口西进至邵源，与垣曲东进之日军会合，完成了对国民党第14集团军的内线包围。

敌袭茅津孔部弃师渡黄河

西线是日军的主攻方向。守军为孔令恂的第80军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和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唐淮源的第3军第7师（师长李世龙）和12师（师长寸性奇），以及直属第5集团司令部指挥的公秉藩第34师。7日下午，日军分多路纵队，集中机炮火力，并以飞机引导步兵，向我西村、辛犁园、王家窑头、梁家窑头王竣右翼80团（唐、孔两军接合部）阵地猛攻；另以独3旅附37师团一部，向刘家沟、古王、计王王治岐师全面佯攻，牵制激战。8日凌晨，日军突破张店以东第27师防线，孔、唐两军联系被切断。第27师溃退至曹家川、太寨一带。与此同时，奉命到望原集中的第80军第165师在遭到日军袭击后也退至曹家川、太寨一线。乘隙而进的日军挺进队于当晚占据茅津渡以下的槐扒、尖坪、南沟等渡口；最远的一支进到平陆、垣

曲、夏县三县交界处。9日正午时分，第80军所部遭日军便衣袭击和飞机轰炸扫射，进一步溃败。在一场混战中，新编第27师师长王竣、参谋长陈杞及165师姚汝崇等多名军官牺牲在太寨村西的雷公庙附近。剩余部队傍晚退到黄河渡口南沟。第80军军长孔令恂、第165师师长王治岐弃部渡过黄河，失去指挥的部队争相竞渡，伤亡惨重。新编第27师副师长梁汝贤见事不可为，投河殉国。

突围未果军座师长同殉国

夏县日军先头部队7000人分三股向南进犯唐淮源第3军阵地。8日拂晓，日军攻占中条山北麓交通要道泗交村。然后，一路向西北奔袭第7师师部驻地王家河，一路向东南奔袭第3军军部唐回。王家河遭日军包围，师长李世龙率部突围；唐回则在军长率预备队驰援王家河的情况下被日军地面部队与空降兵协同占领。第3军军长唐淮源率残余人员向东撤退至温峪（南通五福洞黄河渡口）一带，被日军挡住南去之路，遂发生激战，遭受重大伤亡后，再向东北、西北方向退去。12日，唐军长及其所部在尖山陷入日军的四面包围。

唐军长命令部队以团为单位突围，争取跳出铁圈，转入外线作战，并亲自率领军部特务营和一个团的兵力突围，但遭到日军层层阻截，最后在夏县附近又陷入重围。唐军长指挥部队左冲右突，无法冲出包围圈，军部与上级失去联系，无法求援，将士战死殆尽。敌人几次冲到军部附近，特务营长童鹤龄、副营长赵树和士兵们挥舞大刀片，又将日军砍了出去。战至13日，唐淮源军长身边只剩一名卫士，余皆战死。唐军长望着成堆的将士尸体和血染的阵地，悲痛万分，举枪自戕殉国。

同日，第3军第12师在突围至胡家峪后遭日军截击，师长寸性奇胸部中弹，身负重伤，仍率部苦战。13日，寸部亦陷入

日军重围，寸师长二次负伤，右腿被敌炮炸断，自知无力回天，亦拔枪自尽。继忻口战役第9军军长郝梦龄与第54师师长刘家祺之后，再写一军之中军、师长同时殉国的悲壮史诗。

闻喜日军36师团先头部队3000余人，向公秉藩第34师防守的野峪、十八坪、唐王山等阵地猛攻，并迅速攻陷唐王山。公秉藩组织部队反攻，收复唐王山等阵地，但因其右翼友邻部队防线被突破，第1战区司令长官部又令公率部驰援马村（按：马村系第5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第34师便放弃唐王山阵地，退至胡家峪。

釜底抽薪国军退路被截断

北线：这里是中条山地区国民党曾万钟第5、刘茂恩第14两个集团军的集合部，日军的战略意图在于迅速攻占横（横岭关）垣（垣曲）大道，直取垣曲县城，对守军两个集团军实施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战役一开始，日军即以重兵向横垣大道两侧猛攻。驻守横岭关东北侧的赵世钤第43军、西南侧的高桂滋第17军同时遭受日军重兵打击。交战双方远击近攻，短兵相接，日军硬攻，国军死守。一时，飞机轰炸，坦克开路，炮声隆隆，枪声大作，烟雾弥漫，尸体遍野，双方都付出巨大代价。因日军以优势兵力向横岭关防线猛烈攻击，使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横岭关没费多长时间，即沦陷于日军之手，从而打开通往垣曲的西大门。国军除伤亡之外，其余官兵退入南山第二线，继续抗击着日军前进。

43军70师师长石作衡率部与日军激战于垣曲县大鱼山望仙庄一线，奋勇抗击日军的进犯，冒着日军狂烈的飞机轰炸和地面炮火，用普通的步兵武器狠狠地打击日军。激战至8日拂晓，在日军空降部队的偷袭下，第43军十八坪阵地被突破，堵击无效，大交、翼城的张河等五路之敌，向绛县东北丁家洼富岭围攻，腹